

话剧

未見面的儿媳妇

高 敏、韩 予、李 二作



48
79

山东人民出版社

話 劇

未見面的兒媳婦

高 昂、馮 予、李 二 作

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濟 南

未見面的儿媳妇

高 昂、馮 予、李 二 作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济南经二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01号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山东分店发行

*

图号：2036

开本 787×1092 1/32·印张 5/8·字数 13千

1958年5月第1版 195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统一书号：T 10099·556

定 价：（7）0.08元



200

200

200

200

人物：顧大爺

顧大娘

顧永剛——少尉軍官，顧大爺的兒子。

張玉玲——農業合作社幹部，顧永剛的未婚妻。

時間：一九五七年，初冬。

地點：農村。

〔顧大爺的家里，一個普通的農舍。左後方開一門，門旁設有做飯的鍋灶，通過一道短壁便是火炕，炕上放着一個紫紅木箱以及被褥、針線筐……等雜物。炕上方開一雙扇窗戶，炕下是一個糧食囤，右壁有小門可通內室。此外，置有飯桌、碗櫃、水缸、鐵桶等日用家具。〕

〔幕啟：顧大娘正在燒火做飯，柴禾燃不着，彎下腰去對着銀門用嘴不停的吹火，鍋底下冒出陣陣濃煙，她被煙薰得一陣咳嗽，又忙拭淚。〕

顧大娘：（自語地）死柴木，光冒煙，不起火！不用吃飯，就吃這煙也吃飽了。永剛他爹，快來幫我燒火！（無人應）永剛爹！永剛他爹！

〔顧大爺正蹲在囤里打掃，隨應了一聲，只聽見聲音不見人。〕

顧大娘：（尋找）你死到哪里去了？

顧大爺：（從囤里伸出頭來，臉上沾滿了灰土、面粉，黑一塊，白一塊）在這裡！

顧大娘：爺娘啊！看你臉上抹的跟小鬼一樣，你这是搗咕些什麼？

顧大爷：你小声点咋呼！永刚在屋里还睡着觉，坐了一夜火車，累的夠嗆。在部队里成天出操上課，沒点閑空，你就讓他睡个安穩觉吧！（說着从圈里出来，擦去臉上的灰塵）

顧大娘：快來幫我燒火！

顧大爷：我正經事还没有办完哩！（又去收藏粮食）

顧大娘：你看，天快晌了，还没有做飯，死柴木也跟人治气，我早說多卖点余粮，买个风箱，你就是舍不得。

顧大爷：你就忘不了我那点粮食！

顧大娘：咱吃不愁，喝不愁的，你攔着那么多粮食干啥？又生不了大的，下不了小的。

顧大爷：你懂什么，永刚今年二十多岁了，連个对象还没有。

顧大娘：你这都是“成吃雞黃淡操心”，眼下时兴的自由恋爱，到时候你就等着当公爹行了。

顧大爷：你觉着这个公爹是容易当的？不攒下点家底，連隔宿的粮食不存，誰跟你？誰拿着闺女送你家里來挨餓？你没有見他二姨家里說媳婦，女的那头，先問家里夠不夠吃的，有沒有存粮，連入社前有几亩地都打听到了。

顧大娘：（有些被說服地）那你还到处哭穷，不是更不好找了？

顧大爷：上哪山，砍哪柴，过哪河，脫哪鞋，到什么时候說什么話，該哭穷的时候就哭穷，該夸富的时候就夸富。你別看我到处張罗着不夠吃的，我是想向社里再申請几百斤粮食，那咱家的粮食就更多了，只要永刚的亲事有点眉目，咱就把家底全盤端出来。

顧大娘：（撇了撇嘴）哼！你想的倒不錯。（隨又去吹火做

飯，吹了几口，火不着，又叨念起来)要是有个风箱我少受多少罪!

顧大爷：(忽然想起什么事来，神秘地)哎!你昨黑问过他没有?

顧大娘：问了。

顧大爷：有没有?

顧大娘：怎么没有!

顧大爷：哪里的?

顧大娘：对門王二木匠鋪里的。

顧大爷：是大的还是小的?

顧大娘：是小的，不大不小正合适。

顧大爷：他是什么时候对上的?

顧大娘：早就做起来了。

顧大爷：(听着不对头)你说的什么?

顧大娘：你说的什么?

顧大爷：我说的是永刚的对象。

顧大娘：我说的是烧锅的风箱。

顧大爷：哎呀!风箱!风箱!你成天就是风箱!孩子的亲事你从不放在心上。

顧大娘：你放在心上有什么用?人家自己快对上了，張家庄的。

顧大爷：張家庄?張家庄誰家的閨女?

顧大娘：(思索地)誰家的閨女?

顧大爷：我问你!

顧大娘：你等我想想……他昨黑说来，我——想起来了。

顧大爷：誰?

顧大娘：姓張的。

顧大爷：（失望地）張家庄七八百戶全姓張，到底是哪一家？

顧大娘：我又沒有見過，誰知是哪一家的？反正是個閨女。

（低头吹火，好容易吹着了，喘了口气，抬头向顧大爷）你还在磨蹭什么，不快下地干活去！

顧大爷：我有要紧的事，这一半天社里干部要来咱家了解粮食情况，这一盆一罐的全成的是粮食，一步进来，話就
不好說了。哎！你做的什么飯？

顧大娘：給孩子辦点面条喝吧！

顧大爷：不行！不是时候，还是把菜窩窩热热吃吧！

顧大娘：孩子多年不来家，刚来就给菜窩窩吃，你真过意得去！

顧大爷：我不是舍不得给孩子吃，外边早就风言风語的說咱家有余粮，你再大吃二喝，不是打我的嘴巴子嗎？

顧大娘：咱又不敲鑼打鼓，关上門在家里吃还怕誰？自己的孩子又不是外人。

顧大爷：永刚是軍官，原則強，到节骨眼上，亲娘老子的底他也敢揭。我告訴你，無論对誰，不准你胡說八道！万一不小心，露了風……

〔永刚由外一步跨进。〕

顧永刚：（随便地）什么風？

顧大爷：（尷尬異常）風？啊——屋里有風。

顧大娘：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顧大爷：你——不是在屋里睡覺了嗎？

顧永刚：我圍着庄子跑了跑步。

顧大娘：跑步！跑步！成天在队伍上还没有跑夠，快去洗臉吧！

〔顧永剛應聲，進內室。顧大娘忙着添柴禾。

顧大爺：（問顧大娘）他聽見我剛才說的話了沒有？

顧大娘：咱倆都在屋里，我怎麼能知道？

〔顧永剛脫去了外衣，拿臉盆上。

顧永剛：娘！飯做好了沒有？

顧大娘：快了。

顧永剛：做的什麼飯？（洗臉）

顧大爺：（接）庄稼飯，菜窩窩。

顧永剛：多做個人的吧，待會兒有客人來。

顧大爺：哪來的客人？

顧永剛：張家庄的。

顧大爺：張家庄的誰？（顧大娘上前拉了一把，顧大爺領悟地）唔……（對顧大娘）永剛他娘，那就做頓好的吃吧。

顧永剛：不是外人，有什麼吃什麼好了。

顧大爺：孩子，你知道你爹的脾氣。不是有粉不往臉上擦的人，人來客去，得弄的象個樣子，再說，人家頭回來咱家，菜窩窩我是端不出鍋來的，弄的太寒蠢了，讓人家走后搗我的脊梁骨。

顧永剛：你不是說糧食不夠吃的嗎？（拭臉）

顧大爺：可不是嘛，夠不夠，三百六，羊毛出在羊身上，什麼都從這幾斤糧食上出，你想想怎麼能夠？

顧永剛：這太奇怪了。

顧大爺：這有什麼奇怪的？

顧永剛：我是說，在部隊上也聽見有人說過類似這樣的話。

顧大爺：（有理地）怎麼樣？不光我一個人這麼說吧？

顧永剛：到底是真不夠吃，還是假不夠吃？（倒去臉盆的水）

顧大爺：你聽，你爹還能在你面前說謊話！前天我向社里打
了個報告，要求補助點糧食，聽說幹部還要到咱家裏來
調查，讓他來調查好了！

顧永剛：（玩笑地）爹！你可小心，別讓人家把你藏的糧食
翻出來呀！

顧大爺：（有些着急）什麼？你怎麼也跟着說這樣的話！

顧大娘：你聽，這孩子還是個楞頭青的脾氣，說話沒深沒
淺，這要叫人家聽見了還了得！

顧永剛：（笑了笑）爹！夠就是夠，不夠就是不夠，咱們是
軍屬，可不能帶頭破壞國家的糧食政策。

顧大爺：這……這我還能不明白？

顧永剛：（看了看表）我去迎迎客人。

〔顧永剛進內室，穿好衣服復上，由外門出。〕

顧大娘：永剛，早點回來吃飯。（轉回頭來對顧大爺）永剛
他爹，你看着鍋，我到園里挖點土豆來做菜！（拿筐
下）

顧大爺：（望着顧大娘出去，自語地）看你這些事！（蹲下
去添柴禾）糧食還沒有收拾好，要是社里的幹部一步闖
進來……

〔張玉玲上。〕

張玉玲：這是顧大爺家嗎？

顧大爺：同志，你……

張玉玲：我剛從社里來……

顧大爺：你是來……

張玉玲：我是來……

顧大爺：（沒等張玉玲說完）唔……同志，你坐！

〔張玉玲坐下，顧大爺燒火，絨默片刻。〕

顧大爷：同志，你吃飯了？

張玉玲：還沒有哪，大爷！

〔又靜默有時。〕

顧大爷：同志，你吸煙？（遞煙袋）

張玉玲：不會。

顧大爷：同志，你喝水？

張玉玲：不會……我不渴，水剛在家嗎？

顧大爷：他看朋友去了。你有什麼話問我就行了。

張玉玲：他什麼時候回來？

顧大爷：我還說不上哩，他剛從部隊上來，住個三天二日就走了。家裏的事他一點也不摸底，我的為人，社里也了解，“倒了碾砸了磨，石砸石”有一句說一句。

張玉玲：（莫名其妙地）大爷，我不懂你說的話是什麼意思！

顧大爷：同志，這還不明情嗎。去年每人合七百二，一開春我就沒有糧食吃，今年才分到三百六十斤，黃瓜打馱，去了一半，你想怎麼能夠？

張玉玲：大爷，你說的是糧食不夠吃？

顧大爷：說的是呀！

張玉玲：人家的糧食都夠吃，為什麼你家的糧食消耗這麼快？

顧大爷：十個指頭伸出來還有長短，肚子也有個大小，說這話你也明白，大口小口，俺老兩口子，哪個月也不下百兒八十斤，別說再養個鷄狗鴨鵝的。

張玉玲：真是不夠吃的，社里也不能看着讓人挨餓，這要看具體情況。

顧大爷：同志，家有黃金，那有錢秤，這也不是一針一線，

能藏着掖着。（敲着空囤）你看囤底都朝天了。

〔張玉玲笑而不語。〕

顧大爺：人有臉，樹有皮，但凡有一錢之路，我不肯張口要求補助。（揭起鍋蓋，端出菜窩窩）同志你看看，孩子在前方辛辛勞勞，多年不來家，就給這個吃，叫當父母的，真是過意不去！

張玉玲：照你說怎麼辦呢，大爺？

顧大爺：我的要求也不高，再有這個數（伸出四個手指）就行了。

張玉玲：四十斤？

顧大爺：同志，四十斤連塞牙縫也不夠。

張玉玲：四百斤？

顧大爺：實在不行，三百五也湊付，我不給你為難。

張玉玲：這麼多糧食你怎麼吃？

顧大爺：粗的細的隨你給，要不是永剛來家，我一個麥粒不要。

張玉玲：大爺，關於糧食情況，我也不大了解，說的不对，你老人家可担待着點。咱們用糧食，得從節約出發，要勤儉持家，一米一畝，都是咱一把水一把汗勞動來的，不能隨便拋撒。就拿你老人家來說，過去，吃了上頓沒有下頓的日子也過來了，一年才合幾斤糧食？比起現在，可真是天上地下；再說，咱更不能發展資本主義，將就着夠吃就行了。有糧食存着吃不着，對自己對國家都沒有好處。

顧大爺：（連連點頭）是！是！是！……以後要節約，節約！永剛來家也這麼說，這理論我明白。我剛才說的那些，你要是不信，等永剛從張家莊回來，再向他了解也

行。不过……

張玉玲：（急不可耐地）怎么，永刚上張家庄去了？

顧大爷：啊——是。

張玉玲：那我走了。（急下）

顧大爷：同志，粮食什么时候批下来？（无人应，他想了想，随拿一条空袋，匆促追去。这时，顧大娘从外面进来，二人撞了个满怀，將顧大娘筐里端着的土豆撞翻，散落满地。顧大爷顧不得許多，只管追下。）

顧大娘：（气急，一面去拾散落地上的土豆，一面嘟囔着）嘿，看这个老鬼，瞎了你的眼，看不见有人进来。是火上了房，这样急？（然后，端着土豆进内室）

〔台上稍靜片刻，顧永刚与張玉玲同上。〕

顧永刚：你可真夠积极，沒想到你早就来了。

張玉玲：你比我更积极，跑了一趟張家庄都回来了。

顧永刚：哈哈！咱們二人誰也不落后。

張玉玲：你这次来家能住几天，什么时候回去？

顧永刚：你看，我昨天刚来，你就問我什么时候回去，是不是嫌我走的慢？我这次来家有双重任务，不完成是不回去的。当然，任务能不能完成，是同你分不开的。

張玉玲：我？怎么和我分不开，我能做些什么？

顧永刚：需要你的地方很多，我們部队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大辯論，特別在农业合作化和統購統銷的政策方面：謬論不少，糊涂观念也不少，就連我也不例外。临来时，教导員告訴我，除了看家之外，还要帶些有关这些方面的材料回去。我离开家乡七、八年了，家乡的变化太大啦，我几乎連自己的家門都不認得了。农村工作更是一窍不通，兩眼烏黑，什么问题也看不出来，不了解情况，

就沒有發言權。你是社里的幹部，不客氣的說，還要向你學習哩。

張玉玲：哎喲！我是小廟里的神仙，經不起大煙火。快別夸獎了，你在外邊，經多見廣，咱才比不上哩。

顧永剛：你就別客氣了！實在是這樣，拿我家的情況來說，我就了解不透，為什麼兩個勞動力，勞動一年，還吵着糧食不夠吃的呢？

張玉玲：（忘掉了他們之間的關係，以幹部的口氣，嚴肅地）同志！你是幹部，怎麼也相信這種話？糧食是寶中寶，我們應當重視它，我們現在積極地增產節約，是為了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呀！糧食夠不夠吃的呢？問題很清楚，只要能夠勤儉持家，精打細算，那還是不成問題的。至於那些想把糧食積攢起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當然要張羅糧食不夠吃的啦，可是他們忘了以前過的是什麼日子啦，就拿你們村來說吧，在解放以前，六七十戶人家就有四十八條要飯棍。糧食在地主家的囤子里，窮人餓死也撈不着一粒，現在大家都能吃得飽，比過去要好幾倍，幾十倍，幾百倍！

〔顧永剛听着張玉玲說的一字一句，心里乐的开了花，張玉玲愈是激動的厲害，他愈是高兴。〕

張玉玲：你說出這樣的話來，我都替你紅臉！

〔顧永剛笑了。〕

張玉玲：還笑！還笑！你們到底是親骨肉，父親怎樣說，兒子怎樣說。（停頓）

顧永剛：（急切地盼望着下文）說呀！說下去！

張玉玲：（以為顧永剛故意治氣，就更加惱怒）哼！咱不說，嘿！說了有誰聽？還不如留着話暖肚子哩！我走了！

(欲走被顧永剛拉住)

顧永剛：玉玲！你怎麼生起我的氣來了？听你說的話，你不知道我心里多么高興，就好比我在課堂上听指導員講話一樣，那么生動有力，沒想到你提高這樣快！

張玉玲：(覺得錯怪了別人，倒有些不好意思，加上顧永剛的一番鼓勵，於是化怒為笑)我——不會說話……

顧永剛：還說不會說哩，就是剛才那些話，如果能到我們連的辯論會上去講，一定會得到大家的歡迎。

張玉玲：(紅着臉低下頭去)你……

顧永剛：關於我家糧食夠不夠吃的問題，一定要搞清楚，這不單單是個經濟問題，這里面包含着很重要的政治意義，你要大起胆子來！

(顧大娘由內室出，見顧永剛正與張玉玲談，一楞。)

顧大娘：啊！你們……

顧永剛：娘！(向張玉玲介紹)這是我娘。(又向顧大娘)這就是張家莊的張玉玲——同志。

張玉玲：(向前，親切地)大娘！

顧大娘：(樂哈哈地)好孩子，你坐！(有意給他們機會)我去打水，缸里沒有水了。

顧永剛：娘，我去挑。

顧大娘：你們說話，我去行哩。

顧永剛：(搶先挑起水桶)我去挑快。(對張玉玲)你坐會兒，待一會兒吃飯。(下)

張玉玲：(玩笑地)我可沒有糧票。

顧大娘：听你說的，不是外人，用不着糧票。咱家不缺糧吃，別說一頓兩頓，就是再添兩口人常年吃，也餓不着。

張玉玲：聽說你家糧食不夠吃的，是真還是假？

顧大娘：听誰說的？那才是胡扯哩！你算算看，今年收成又好，老头子还有着蓋屋的手藝，吃這家那家，不都省着自家的。

張玉玲：那麼說家里存着余糧哩。

顧大娘：孩子你也不是外人，我把實底掏出來吧！（小聲）咱家多說了沒有，吃了這半年，眼前至少也有這個數。（比作九字）嘿嘿！（神秘地）你可別對外人說，老头子還有個打算哩！

張玉玲：唔？什麼打算？

顧大娘：最近老头子又向社里要求糧食哩。

張玉玲：大娘，家里有余糧，還再要求糧食做啥用？

顧大娘：唉！我也是這麼說，可老头子說的也是道理：“張口三分利，不給也夠本”。如果社里能批給一百斤二百斤，就夠上千的數了。（一停）我索性都告訴你吧！他二姨家還存着一斗麥子哩。唉！只要永剛把婚事辦完了，俺老兩口子這份心事，算是一塊石頭落了地了。就是一年半載生下個孩子，也不犯愁了。

（顧永剛挑水上。

顧永剛：娘，誰家生孩子了？

顧大娘：（笑）我說的是你！

顧永剛：（玩笑地）兒媳婦還不知在哪里哪！

顧大娘：（向張玉玲）你聽見了沒有？自己的兒子還瞞着他娘哩。（笑）看我說起來沒有頭，說書忘了賣膏藥，該去做飯了。

張玉玲：大娘，別忙活了。

顧大娘：不忙，現成的米面，家常便飯。（想去掀鍋，看了

看張玉玲，又停。）

顧永剛：（向張玉玲）你就做回客吧，見識見識娘的好“把式”。

張玉玲：那好，永剛，剛才听大娘說，家里不仅不缺粮吃，并且还存有不少的余粮呢！

顧永剛：哦！这倒是个问题。

張玉玲：咱們研究研究怎么办吧。

顧永剛：好，屋里談吧。（二人同下）

〔顧大娘乘他們不在，將鍋里的菜窩窩端出，准备藏入櫥內。〕

〔顧大爷拿着空袋由外进来。〕

顧大爷：往哪里端？

顧大娘：（神秘地）来了。

顧大爷：（以为是干部来了）怎么說的？

顧大娘：一进门就问粮食够吃不够吃。

顧大爷：你怎么說的？

顧大娘：你也別問了，沒給你丢了人。咱家里存多少粮食，我全都一五一十的告訴她了，就連他二姨家存的那一斗麦子，我也說到了。

顧大爷：（恨的咬牙切齿）呸！你个老不死的，我的人都讓你給丟尽了。早就左囑咐你，右囑咐你，担心的是你的嘴兜不住风，我就晚来一步，結果还是坏在你的嘴上！

顧大娘：你不是說到时候把家底全端出来嗎？

顧大爷：嘿！你也不看看是誰！

顧大娘：你給我住嘴！

顧大爷：我不把你的嘴撕爛！

顧大娘：你还吵呼，人家就在屋里。

顧大爷：（驚訝）啊！在屋里干什么？